

林  
居  
漫  
錄

林居漫錄卷之一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萃叨起海北時

冊立元良已三載矣而

皇恩浩蕩猶獲徼靈 寵綏其 制詞云

上若曰朝廷得百能吏不若得一端臣汲黯賢  
于公孫弘所從來遠矣爾秉道嫉邪難進易  
退生平行誼卓有古社稷臣之風焉莊誦

綸音隕越是懼何敢當社稷臣之褒若夫可以

對揚 丕顯休命者則惟秉道嫉邪難進易  
退或庶幾焉嗚呼欽念哉

四明與歸德相左會妖書事起乃嗾其黨錢夢  
臯論之及大計留夢臯而公憤益激不得已  
去夢臯而陳給事尚象起用矣蓋歸德在禮  
部時尚象曾以私意劾之故數年來建言貶  
謫者亡慮二百餘無一人起而獨起尚象四  
明之心昭然見矣歸德端品竟與四明同罷  
玉石不分君子惜焉

自

世廟迄今居首揆者大都江陵以前以攻擊得之故去位受慘禍此一局也茂苑以後以薦引得之故去位享餘榮此又一局也攻擊則傷國體薦引則敦僚誼然識者猶以爲薦引不若攻擊蓋失護短不若矯枉革故亦可以觀世變矣或曰新安歸德何以併罷曰二公內乏與主而外睽元宰宜其及也

有士人苦貧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

聞空中語曰帝聞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  
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罷  
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  
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  
矣此非虛語也予觀世之貧賤者既啼號于  
饑寒而富貴者又馳騫于名利終身役役焉  
彼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誰與共之乃知  
衣食麤足逍遙山水真人間之極樂天公所  
靳與而最不易得者也雖然華門圭竇蠶食

瓢飲靜坐一室尚友千古樂更何如豈必在  
山水間哉

楚之宗人訐奏其王業奉

旨處分矣 王備物謝

恩因謝當事及附和之者宗人欲伸其前說追  
搶其私書中有無賴者并金攫焉周副使應  
治鄞人也聞報倉皇請于巡撫趙公率兵往  
捕焚私書數封執宗室三十餘人裸其體加  
桎梏焉而鳴金鼓以入會城諸宗見之皆憤

次日麋至撫院遇應治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公內衙神樹下而趙公出諭語過激遂遇害諸宗懼各散匿而應治乘間奔

勅印逃矣事聞獄具斬二人

賜死五人餘禁錮有差當事之起也趙公能從容詰問題

請處置不動聲色而定矣乃過聽應治以致決裂撫臣隕首褻國家靈爽之威諸宗就戮虧國家親睦之誼誰任其咎予謂殺撫臣

者非諸宗也應治也殺諸宗者固王章也亦  
應治也嗟乎 朝廷三尺不以

高皇子孫廢而首揆之鄉親少宰之從弟竟置  
不問尚謂國有人哉

或問季氏上攘下剝故富過周公今之相臣不  
操利權不執民柄何以亦富予曰只是通賄  
通賄之害尤甚于攘剝何以言之相臣通賄  
則貪邪小人得行其志庶正君子不究其用  
國事日非矣且賄從何來非攘剝無由焉古



相臣之富止于已之攘剝今相臣之富出于  
衆之攘剝所以其害尤甚臧哀伯曰國家之  
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觀相之  
貧富可以知國之興替矣

予去湖南家居見粵中李直指論稅監李鳳䟽  
心甚重之思一接其人及予起用海北則直  
指行矣聞輿論籍籍言其恣睢貪殘狀甚詳  
予以論李鳳事質之則皆曰採監李敬因爭  
珠池與鳳相仇而敬故

乾清宮近侍乃直指所憑依而厚遇之者其論  
鳳也敬寔嗾之欲并其權務而直指且藉以  
賣名聲爾不然鳳橫會城敬橫海北皆民賊  
也何論鳳而舍敬耶予乃歎曰人固難信哉  
旣取厚利又博名高若李直指者奸之尤也  
倘予不之粵中親核其實則竟以忠直重之  
矣人固難信哉

予之粵過虔鎮不見開府或曰無乃爲倨乎予  
曰粵中兩司惟藩臬之長及嶺東嶺南二道

則以統體見虔鎮其餘則否予觀察海北與  
虔鎮風馬牛不相及如彼以主道先則我以  
客禮答不然則徑過可爾此稱物平施之道  
非敢爲倨也

懷管周中丞不立崖岸而風度凝遠不事矯激  
而綱紀振肅諸所興蓋厝注皆當于經濟實  
用而本于惻欵真心故吳中士庶翕然歸戴  
之嘗論世之長人者樹怨恒多造福恒少若  
中丞公則可謂造福者已

江念所李順衡劾去巨璫受知于

上而不附茂苑于是群小交攻岌岌乎不相容  
矣二公乃出奇計乘間言壽官事欲以傾茂  
苑而起蒲州然茂苑方執國柄黨之者衆二  
公弗克而貶時有柯侍御挺者疏稱素習堪  
輿極論壽官之美遂越次差提學士子呼爲  
風水先生而盧給諫達亦有明正典刑之請  
或云有韓姓者實嗾之人呼爲韓盧云予謂  
江李二公雅負讜直何妨以忠獲罪而乃自

蹈傾危非純臣之致也若一時獻諂成風亦  
大可駭歎哉

新建雅孕重望及拜相富平黨方熾公與之相  
左富平罷而毀言日起時

聖衷已定

前星將曜而群小見

冊命久稽妄生揣摩朝臣多有附和之者戴給  
事包藏禍心之効焦修撰既謫外而復入大  
計皆新建意也公雖相業未光而計安

宗社一念則惓惓獨至焉先是有爲憂危宏議者不知出于誰之手會公以薦楊鎬事去御史趙之翰遂指以論公

上震怒削公籍云

史譏霍子孟不學無術以致滅宗故有鉅任重者學術尚矣往吳中諸貴遊子相聚爲兒戲而二三惡少乘機簸弄其間一獄吏治之足矣而朱鑑塘遽以謀反聞當國者議用兵車下兵部適予差竣回京本兵石公問故予

具言其狀公駭曰柰何言若是朱鑑塘疏載  
有反詩云君寔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  
家非確證耶予曰此詩見傳奇中乃蔣世隆  
因屠瞞興福投已而作耳公曰有刻本乎予  
取以示之公嘆曰此等閑書也該看過不爾  
幾誤大事因問作何處置予曰廟堂自有石  
畫但愚意不若行撫按再勸公從之反卒無  
驗江南獲安然則學術豈獨在經史哉卽稗  
官小說亦不可廢也

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  
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于鄉  
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此士大夫居鄉之程式也漢石內史入里門  
安坐車中父萬石君切責之後世父兄之教  
不嚴子弟之率不謹動以富貴驕鄉里遐哉  
古風乎雖然止于驕之猶可且多有凌之暴  
之者噫

癸卯冬有投續憂危去議于政府者政府上之



上怒切責扞擻諸臣于是緹帥王之楨遂恣意  
羅織給事錢夢臯妄劾歸德益有所授之也  
之楨與巡城康御史卽發旗校兵番數百圍  
其第三晝夜奉存體之

旨乃解京師人人自危莫必其命之楨素與北  
鎮撫理刑周嘉慶有隙乘機執嘉慶并其妻  
妾子女酷訊之皆誣服司禮陳矩獨白其冤  
獲免嘉慶雖性粗氣傲而縉紳之下詔獄者  
多得其濟故諸公無不惜嘉慶而恨之楨甚

也

又有李楨國者欲得嘉慶之處與之楨比而  
擠之果遂其欲焉三弁祖父皆國之大臣而  
相傾如此潰其家聲矣

郡中封君惟吳德園暨我先大人恬淡寡營超  
然塵俗之表蓋二公皆以文行蜚英膠序晚  
歲猶力學以簡編自娛德園受封二十餘年  
先大人受封十餘年絕跡公府尺素未嘗一  
通鄉人亦罕見面均能以古道風世云

德園  
大叅

吳捷菴  
文也

或問建言諸公赫赫名高矣一仆而起鮮克有  
終何也曰人必表裏如一而後能終始如一  
今之建言者果皆出于盡忠報主乎抑年少  
氣銳偶激一念之忿而非其雅意暫博一時  
之譽而非其本心虎皮羊質玉貌珉中如吳  
悟齋董幼海輩蓋都有之矣然則志愈堅于  
富貴之交節益壯于衰遲之景微真君子吾  
誰與歸

今國家之患安在哉在乎無重臣而已夫伊周  
尚矣若漢之霍博陸唐之郭中令宋之韓忠  
獻司馬文正之四公者忠誠足以格天地聞  
望足以孚華夷故能不動聲色而奠宗社于  
將危拯生靈于幾溺乃今世有若人乎否也  
使時恒熙洽猶可耳脫或變起倉卒人心惶  
懼事勢搶攘左顧右盼誰可負黼宸誰可授  
斧鉞誰可挈九鼎之重于太山誰可厝四海  
之命于衽席抑將令碌碌庸庸者嘗試而漫

爲之耶蘇子由云權臣不可一日有重臣不  
可一日無旨哉然則豫養人才以自爲國家  
計者固當今之急務也

林居漫錄卷之二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正文體之約束屢矣而卒不可正凡以名禁之而實收之也予獨不然諸叛紫陽之說者必屏黜之襲竺乾之語者必劣置之不少假借焉或謂予太執泥然士習亦少變云

問孰爲正士曰不惑邪說者是孰爲廉士曰不交富人者是孰爲直士曰不襲詭行者是

問君子與豪傑何辨曰君子渾然成德之名豪

傑挺然拔俗之號

桐江宋公有口才酷好術數巡撫東省時倭寇  
朝鮮警報旁午公檄登萊兩府各收鷄卵數  
萬或問何用曰倭乘舟來我以鷄卵擲之舟  
滑站立不住悉成擒矣遠近聞者皆大笑而  
蘭谿獨竒之擢爲少司馬總督征倭軍務先  
是有方士張君就者挾變幻小術公延爲入  
幕賓旣至遊左則索民間卓二百張疊架高  
數丈君就披髮持劔立卓上號于衆曰三日

後當有天兵十萬助我滅倭次日夜間却潛  
入娼家宿與一武弁爭傷目遁矣公大沮復  
謬曰我更有神術當使倭酋自縛降我噫

朝廷縱乏人柰何令口辯恠迂者當一面藪中  
國之威靈而取外夷之輕侮哉

高皇裁革丞相不許設立其禁厲矣宣德以後  
閣臣之權始重儼然丞相哉然第曰閣臣已  
爾不知何時乃稱輔臣卽

主上亦以元輔次輔稱之輔非相耶然猶避相



之名而不敢犯也近日閣臣員缺臺省奏請  
直曰卜相曰論相而大老疏中亦曰相臣噫  
國有厲禁臣敢奸之可駭甚矣

國家設立督學第取其考校文藝而已乎則何  
必風憲官爲蓋士習世道寔繫焉是故前哲  
令德之人當表章也忠臣義士之裔當收錄  
也姱節好修孝悌忠信之士當優異也炫竒  
弔詭離經叛道之說當嚴禁也躍冶之金當  
鈐束而敗群之羊當黜逐也凡此皆所以轉

後士習挽回世道者也非督學其誰任之

國家重是官故不風憲不畀而業是官者乃惟  
考校文藝爲務士習世道何賴焉溺其職矣  
或問子嘗云講學非真學然則學之不講孔子  
何以憂之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子不語惟力亂神由是觀之孔子  
之講學也其諸異乎人之講學歟 予見近  
時學者多舍孝悌忠信而談玄妙舍詩書禮  
樂而談禪寂皆好語恠者故云然

世人但知貧賤愁苦之殺人而不知富貴逸豫  
之殺人尤甚予任武庫時見觀政朱進士敬  
循壯齡偉貌近乎福相數年間由儀制文選  
擢太常通政踐歷華要而父居端揆予爲中  
舍可謂占盡人間賞心樂事矣而一旦夭折  
歲月方長豪華已盡乃益信得意之未必福  
失意之未必禍而美疢之不如惡石也果矣  
昔之闢佛說者有矣無如微言不出吾書其誕  
吾不信二語予嘗移管登之書云釋迦之法

有不可學者有不必學者弃而父子弃而夫婦尋空寂之旨絕生育之源不及百年人類滅熄矣此其不可學者正所謂其誕吾不信者也執中啟秘精一闡微竭聖賢之神力發心性之妙蘊何藉滯辭乃資明見乎此其不必學者正所謂微言不出吾書者也 佛氏以因果報應之說煽惑愚民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獨不思與出家之指相矛盾也使人人信佛人人

出家百年之間無復子遺矣尚有來世耶又  
何所托生而施其報應耶

近來

皇上久任督撫率<sub>此</sub>數年又有丁憂服闋而後  
去者有報罷無代而不行者以故卿寺之間  
添註壅滯而一遇員缺却多起廢以補之故  
壅滯益甚夫起廢必須得人疆場之安危國  
家之輕重繫焉然後可若尹之在山東貪聲  
素著馬之在鄖陽善狀無聞而塞之先任蘄

遠適倭寇朝鮮不度事勢不量機宜輕遣裨  
將祖承訓以三千兵往救全軍覆沒此三公  
者物望何如而忽起之也大都廟堂之臣不  
爲國家而專爲己私類如此

顧冲吾旣貴而清約如寒士與申少師爲兩姨  
兄弟少師當國鄉曲知故附離之者甚衆公  
獨不然縉紳以此重之今以少司馬撫關中  
而清約不改其素可謂始終一節者君子哉  
孟子在戰國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俯視濁世

士特鴟梟之食腐鼠耳故等之于從夫之妾  
婦猶謂未醜也則以踰墻之穢事醜之等之  
于登壘之商賈猶謂未賤也則以乞墻之汚  
行賤之可謂極其形容矣雖然當時之士尚  
爭妍取憐于王侯之門後世之士多爭妍取  
憐于奴隸之手其可醜可賤又何如也

庚辰予在京師友人以曇陽傳見示閱之且駭  
且歎曰甚哉人之好恠也假曰真仙則靜室  
可以證道而何藉門外之交假曰升天則內

庭可以羽化而何戀故夫之墓且荆鳳二老  
皆以大臣家居秉道嫉邪表正鄉閭豈異人  
任而乃崇茲詭誕一以女師人一師人女何  
以示訓後荆老拜相有論及之者而言官獻  
諂謂公得過江陵託此以免噫果若斯言尤  
非君子之道也

或問閣臣員缺臺省爭請擇人乃會推七人而  
李宗伯與焉彼求之久矣宜其及也獨不念  
乙巳幾入糾䟽近日屢掛彈章物望輕矣而



可舉以佐

天子哉且果真知其賢也則當闢衆言之淆如未識其品也則當俟輿論之定今設爲疑詞姑聽

上裁何也豈朕志先定詢謀固不必僉同耶抑枚卜大事私情亦不可盡卻耶曰朝廷自有公評吾儕小人安能知之但

國家全盛時推轂爰立僅僅如是而又有可議者竊抱杞人之憂矣

或問九我李公雅負時名近滋多口何也曰我  
未識其人姑以一事徵之李公與繼山錢主  
政爲同榜士而相友善每上公車輒約偕行  
下第歸必寓錢園朝夕過從真有異姓骨肉  
之誼焉繼山登第貸李公五十金未還而物  
故旣數年矣李公擢少宗伯過吳門詣繼山  
家諸子懽迎意其存舊而孰知乃索債也繼  
山居官廉諸子皆貧而季尚幼竭力共償之  
乃去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李公之謂

耶微生不直何必多證卽乞醮之細足徵矣  
吾郡襟帶湖海控引吳越固東南一大都會也  
商賈錯雜奸宄叢集又時有夷警非朝廷重  
臣鎮撫之不可而諸公憚交際之煩多移駐  
句曲卽屢奉

明旨若罔聞之身圖便矣如地方何如

君命何雖

留都根本重地然有叅贊有操巡有內外守備  
又何藉巡撫爲哉

朝廷用人如直知其才耶賢耶則當及時大用之彼展其志我藉其力而與上天生此人之意亦不虛矣乃今之居高位者率在暮齡卽果才果賢而精神旣倦厝注爲難何況如脂如韋在得不戒者厠其間

國家又奚賴焉或曰然則老成人不可惜歟曰老成固可惜老奸不可用

嘉靖間先祖以職方副郎署司事佞鸞求掛印總兵本兵屢令會推而先祖堅執不從乙未

年予以武選副郎署司事李如楨求掌印提帥本兵屢令上疏予亦堅執不從此雖偶爾相符然先祖與予皆偃蹇不達非盡由命也

亦可見矣

先祖諱除福正德丁丑進士

問論相曰廉問選將曰廉曰國家重任豈小廉  
幽謹者克堪耶曰相廉則茹蘖飲冰之士集  
而風清朝著矣將廉則投醪挾纊之恩行而  
警息疆圉矣人主可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  
矣

或問次溪李公總督三邊捷書旁午寵眷稠渥  
近世無比豈其才畧有大過人者予曰李公  
才畧吾不能知第聞

祖宗朝虜住牧邊塞百里外者勿捕逐但申飭  
防守而已李寧遠在遼左始用搗巢法斬老  
弱當首功以此遂叨世券頃予入京都人士  
競言次溪獲功卽寧遠故智不虛耳或曰然  
則古史所稱下議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者非謂是與而竟無議之者何也曰國家方

以此侈太平之虛文閣部又以此徼延世之  
懋賞正以相蒙爲利而誰其議之噫安得不  
言祿之大臣以主持國是而嚴欺罔之誅弘  
安攘之烈哉

給事錢夢臯儉人也夤緣四明爲幕賓論郭宗  
伯勘楚事論沈歸德爲妖書皆四明嫉之也  
公論籍籍而銓部處以年例夢臯自請留得  
旨寔四明之密揭先容矣繼值大計四明畏少  
宰楊公之方乃轉託大司徒趙公而趙公亦

不允也會粵中林直指請再勘楚事夢臯遂  
借以自脫而四明調

旨錢夢臯盡職言事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而  
直指降五級焉 沈公在翰林與江陵相左  
負重望及當國而排同列死愴人仇正士何  
也豈壯節易勵末路難持抑品之不真而勢  
利二字終不能脫耶

四明庇錢夢臯不難裂國家二百餘年重典以  
留之致其橫噬無忌南北臺省皆坐視噤不



取言微劉正郎一疏舉朝皆婦人矣及四明  
杜門求去屢請不下

聖眷已衰始群起而攻之惡談醜詆靡所不至  
何昔之怯而今之勇也噫執螯弧以先登若  
劉楚磐者可謂真正英雄也已

林居漫銀卷之二終

林居漫錄卷之三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華撰

午臺太宰生平多議惟不避閣老一事最得大臣之體

本朝既不設丞相則閣老不過論思獻納之官耳雖操相權非居相位安得藉口禮絕百僚而俾冢卿以下皆伏匿也甚至以師保而避少詹以座主而避門生此何禮也可令衆庶見乎愚謂公卿大夫相遇于途會典自有定

規閣老亦如是斯謂統正而諂媚之陋習革矣

內豎楊榮流毒滇中數年矣頃執一指揮酷虐之加以桁楊暴于通衢會城諸衛官皆忿且因衆怒先白撫按鎮守禁之不可乃殺榮及其黨二百餘人而焚其尸遠近聞之大快爲撫按者正當極陳榮暴橫狀家與爲怨人與爲讐一旦發難莫適爲主斯足感動

上心耳豈其畏禍之及歸罪二三武弁而誅之

是何得好題目而不會作好文字也夫捨一  
已之命救一方之民二三武弁雖死猶爲忠  
義鬼彼哉二監獨何心哉滇人且不食其餘  
矣

奏䟽之體太繁則難竟太文則難曉故簡明尚  
矣邇來奏䟽大率連篇累牘幾數萬言繪句  
絺章學鈎棘語最可哂者行移告示悉塵御  
覽最可恨者私書密啟都入彈章乃若宮殿  
災而閣臣以火神爲旱魃河源竭而臺臣以

伯楊甫爲老聃亦非勿欺之道也

自枚卜之及李宗伯也廷議紛然有直指其短者有兩可其詞者山陰請止于五臣中點用其論甚正而給舍陳江侍御葉何等則顯示黨李意焉江疏云古有三逐五去者授以爲相而國大治噫吾懼李公有昔人之累而無其建樹也往見雅負重望者一秉國鈞輒招物議况乎未膺爰立先來多口其不撓棟而覆餗也者幾希 宋給舍疏云會推之典言

官主糾駁不主舉保侃侃正論也陳葉諱若  
將何辭以解吾獨恠夫未相而先獻諂旣相  
當何如哉人情世態亦大可慨已

予初授貴溪先封翁惓惓以陰惡木飲盜泉爲  
戒嘗再至任所見官舍中徒四壁立喜甚曰  
此汝祖家風也汝克紹之吾無憂矣又問縣  
誌不肖以年久未修對封翁曰吾爲汝修之  
乃徧徵故實而刪述焉半載而誌成翁時年

八十有三

翁諱卿中封  
縣令贈少參

室人及兒輩有杖奴婢者警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勿俾冤業纏擾無已時而不聞。吾族有杖斃三命者。乎數十年來。身及妻孥輩死亡殆盡。凡死時必見此三鬼守之。故寧結人怨。毋結鬼怨。人怨可釋。鬼怨難消。

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蓋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而後世臣子多藉口焉。此大謬不然。伯禽一國之主也。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故權制可從耳。若夫疆場小警。非關大故。師

濟多士不乏一人詎可妄援國主墨衰卽戎  
故譚司馬綸揚中丞鎬皆名教之罪人也何  
况端揆元宰儀表百僚當太平無事之日而  
儼然冠裳于苦塊時哉 宋劉公珙固辭召

命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而假起  
復之名以竊利祿之實切中奪情之謬矣愚  
則以雖寇在門庭奪情亦謬宋末九鼎將遷  
三靈將改而謝疊山猶歷詆當時起復者至  
謂宗社之所以爲丘爲墟生民之所以爲血



木  
卷一  
五  
爲肉寔由于此噫操國家用人之柄者尚鑒  
之哉

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散館留翰  
林者約十之四五此舊制也自萬曆癸未始  
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散館常留十  
之六七故數科來訪局翰林官至百餘員而  
正詹少詹暨列銜部堂者至十餘員皆無所  
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愚謂  
每科考選之制弗可易也但選數當照間一

科例而取其半留數僅六七人而止如此則翰林之選益精而壅滯之弊可疏矣

甲辰年

長陵碑震

上命重建且修葺諸陵事竣督工內官上疏叙功而鋪張誇詡閣部大老及臺省郎署之預事者皆註以考語若撫按之薦屬吏然諸公偃然受之曾無愧色不聞有抗言闕寺不當操薦舉之權傷國家之體者傳笑四方且

汚青史矣

南渚趙公在南部時以言事忤江陵左遷王傅  
江陵敗起用今爲大司農秉公持正數論時  
事蹇蹇諤諤可謂大臣矣雖然闕寺屢以內  
帑絀乏劾公矣內豎劾公卿國體之傷孰甚  
焉公也能毅然掛冠去之俾此輩知朝廷有  
不可辱之大臣天下知大臣有不可屈之風  
節不亦可乎

萬良山爲孝廉時嘗昵一狎邪婦後婦與夫投

嘉興縣某通判家爲奴而良山登第授嘉興  
令于是奴之惡心起矣通判鰥居止有二女  
皆及笄而未嫁一夕奴與婦殺通判呼二女  
起視之卽以血塗二女身手大叫隣里二女  
約姦夫殺父次早執以送縣萬見婦不覺懼  
心復萌惟其言是聽酷訊二女皆誣服而諸  
縉紳不平訴之院道寃乃得白二女以刑傷  
幾死而季則兩足皆折矣萬有與援得無恙  
且以巧宦竟至八座嗟乎天道無知哉

書云爾有嘉謀嘉猶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猶惟我后之德大臣之用  
心當如此第出于君之訓誥則不可耳予往  
往見當國者間有所匡正輒傳播中外是何  
與書指謬乎毋乃善則歸已過則歸君乎又  
有被論而潛票逮問顯揭救援者是則簸弄  
威福不忠之尤也

富辰之言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古今婦女情  
態二語盡之矣孔子論難養者而首女子正

謂此也自非正心修身之君子孰能馭之而使好之不敢近惡之不敢遠哉

今天下人惟利是趨視仁義若土芥不復顧情夫既蔑弃仁義則必蔑弃君親此大亂之兆也草木子載元季風俗如此將無同乎識者憂之而柄世者乃泄泄然不以屑意何也昔楊公綰拜相而元勳重臣如郭中令且減聲樂之半今輔弼中倘有楊公其人乎則清風披拂汚俗轉移婺婦當自恤其緯而犯人

必憂天傾矣

或問窮理盡性二乎一乎曰性者心之生理非二物也而窮與盡則有辨先儒說窮孝之理便是盡孝之性窮弟之理便是盡弟之性似看盡字太易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孝弟之理而未能盡孝弟之性者世多有之故只窮此理猶難語盡性盡性云者卽其所窮之理而允蹈之也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夏公寅嘗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至哉言乎吾人座右銘也雖然不學猶可閒過猶可若立身行已一敗則萬事尾裂衆惡皆歸雖悔而思改之噬臍莫及矣可弗戒歟

國家令甲監守自盜滿五十貫斬今藩司郡邑之長皆操利權者也而貪者居半大且富處歲可得一二萬小且貧處歲可得二三千不知應問許多斬罪畢竟金錢多者趨附權貴躡要津至大官竊鈎者誅竊國者侯豈虛語



才力金一  
卷三  
哉

或問學字義曰學之爲言覺也覺有二義明明德自覺也如寐者之忽然寤也新民覺人也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迄于今而子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要至顯宦冠裳之盛海內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自某縣避難新城爲傭工一日大風晦暝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卽某縣初



諂媚奸相名爲國家之勞臣實則權門之乾  
子穢聲素著節槩蔑如雖夤緣當路僅還故  
物而叅質輿論終懷義憤豈可剗立專祠血  
食此土且風之以正猶恐其邪若示之以邪  
寧望其正崇陰之蔽芾今始思乎士庶之則  
象又何誅焉該縣鄉情孔亟本道名教是先  
毋祀淫昏之鬼貽羞文獻之邦會直指亦胡  
鄉人與開府竟從其請君子有遺憾焉

問鄭衛之詩皆謂之淫聲考之左史宣公烝于

夷姜兼有新臺之行昭伯烝于宣姜致興鶉  
鵲之謠中冓之言不可讀不可詳而數傳而  
後婁豬既定艾豨未歸淫風流行一至于斯  
若鄭之君夫人則閨門無慚德焉乃夫子論  
爲邦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何也記禮者曰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惟指衛言之而  
不及鄭又何也先儒以爲衛詩多男惑女鄭  
詩多女惑男此特自閭閻之俗較之耳若君  
臣宣淫傷敗王教孰與衛甚而顧不可放耶

曰有說矣當衛風靡波蕩之時而抗節守義  
之女子不乏焉如栢舟泉水載馳諸篇可徵  
也故季札聞歌衛而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求之于鄭此風鮮矣夫子之獨言放鄭聲也  
意或出此歟